

[情怀深处]

菌子的感动

■ 邢增仪

去年，我到丽江是有备而去的：观赏“印象·丽江”，倾听“纳西古乐”……我是去寻求心灵的感动，就像给汽车去加油，但我没有想到，我却在这儿找到了另一种感动，那就是记忆深处的菌子的感动。

菌子就是蘑菇，可以说久违了。小时候的很多记忆是和菌子相连的。

父亲是海南文昌人，当年是马来西亚的归侨，是黄埔军人。1956 年他从 18 军转业到了贵州松桃县。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民族自治区，是个崇山峻岭的山区，父亲被指派到这个山区建立林业局，从此，父亲在此生活、工作几十年直到病逝。

在几十年的艰苦开拓、创业中，父亲爱上了这片山林，爱这山林中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菌子。其中有几年，我们的生活和菌子密不可分。那是中国人民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没有人能逃脱这场灾难。父亲是军人出身，有战争练就的一身求生本领，他带我们开荒种地，带我们去河捕鱼，带我们上山采菌，打野果，只要他能想到的，我们都去做了，这才让我们逃脱一劫。我们吃过用“救命粮”野菜做的耙耙，吃过葛根作的凉粉，吃过从老鼠洞里挖出的粮食，但我们吃过最好吃的还是用大量的菌子、白菜、和少量的面粉做的疙瘩汤。

幸得有拾菌子的乐趣，有菌子的美味，阴晦苦涩的饥荒年代才像被罩上了一层明亮的色彩，变得意味深长而令人难以忘怀。

最让人兴奋的还是拾菌子的过程，父亲带我们走十几里山路，带到一个山坡，一个有满山松树、从树的山林跟前，他就会说：“这儿肯定有很多菌子，你们去吧！”父亲好像是有菌子给他作卧底似的，他说有就肯定有，我们从没空手过。我们迫不及待地四处散去，往每一根松树、从树底下找去，不一会就传来一阵阵惊叫：“我找到了，好多菌子呵！”明黄透亮的硕大的、手感似泡沫的牛巴菌到处都是，无私地一结就是一大蓬，街上卖的数就它最不值钱，但我却喜欢它的味道，软软的、糯糯的；长得最整洁的是松茸，大如小碗，小如墨水瓶盖，都是淡粉色，几乎没一点暇疵，像一把把大大小小、小小的降落伞，不同的是它是从地下冒出来，而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最喜欢的还是丛树菌，它有一种奇香，口感又特别爽，只不过它的样子却很不好看，它那鲜红的菌身布满了大块大块的青、紫的斑点，仿佛它是刚被山鬼痛打了逃到地面上来。这个菌是大家最喜欢的，如果小篓要装不下了，大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别的菌子倒掉只装它回家。

更让人期待的，是父亲会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讲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同时父亲还教我们如何辨认菌子，他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用被外表迷惑，愈是鲜艳的、好看的菌子愈是有毒，最好吃的、最无害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个冬天，那天穿了一件新做的棉袄，下午往回走的时候就把棉袄脱了，把它盖在装满菌子的背兜上。待走出林子，才发现棉袄不见了，不知在林子什么时候被什么树杈挂走了。那时有一件新棉袄是非常不易的，我又心痛，又害怕，急得直哭。我要回去找，爸爸一把拉住我，他笑着说：“算了，丢就丢了，没准是哪个小矮子拿去给白雪公主了。”

这一说我就破涕为笑了。父亲的所为所言已经起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沉淀在我们的精神里了：包括用辨认菌子的方法来辨认人和事，包括用浪漫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坎坷，包括以决不放弃的态度对待命运，还有从小常常每天步行几十里锤炼的良好体质和身手敏捷……父亲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黄埔将士，他一来未雨绸缪，像谋划一场战略，在从长从深考虑他的这些儿女在这种特殊政局下的生存了。

当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切时，父亲已经不在，和父亲有联系的东西已经愈来愈少了，所以当终于在纳西看见久违的菌子时，我才会这么动情，这么情不可捺。

最早看见菌子是在东河的街市上，我看了又看，摸了一遍，舍不得放下；在去香格里拉的沿途一路眼馋地看着在公路边叫卖菌子的村民；路过一座座长满松树的山林，我实在耐不住，一次次叫车停……终于，在香格里拉集市见到一背背，一筐筐的松茸菌、鸡枞菌时，我再不能放弃，我没有还价愉快地以 15 元一斤的价格买了一大纸箱。

我终于心满意足了，我可爱可亲的，我久违的菌子呵，在事隔几十年后，我终于又可以带它们回家了！

跟回了海口的菌子，那娇嫩的身子，它们终于抗不住长途跋涉和高温，耐不住在纸箱三天三夜的窒息，它们已快整体崩溃了。但我还是没有轻易抛弃它们，我把它们仔细擦拭洗净了，我把它们晒干了，我把它们用菜油炸香了，我把这些浓缩成了千古难寻的精华的菌子油，分给了我最新、最爱的人。

我只留下这些记忆，这些感动，只留下这篇文字，留下这篇文章时从心底涌出的永不会干涸的泉流。

[岁月山河]

天一放亮，毛岸墟立即热闹起来了。这时，东边青翠的群山背后已经放射出通红的光芒，太阳躲在山的后面还没有出来，像待嫁闺中的少女，羞答答迟迟不肯撩起盖头。而在毛岸镇生活的男人女人们一天的生活已经开始拉开了帷幕。

毛岸墟很小，沿着直直的 224 国道两旁次第展开，长度不到一公里，宽只可以并排三辆车，国道两旁起了高矮不齐的楼房，最高的四层，多数为平房。毛岸墟虽然小，却是毛岸镇最热闹的地方。毛岸的人，还有农场的人都喜欢聚集在这里。农场过去叫通什茶场，现在叫五指山茶场，据说改名是因为五指山的名气大。以为改了名什么都好了，结果也没见到多大的动静。

热闹的地方嘈杂，毛岸墟就是这样的地方，热闹、喧嚣。是毛岸镇和农场最“繁华”的地带。天空回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毛岸墟的生活从早晨开始。各连队的人吃早餐的，买菜的，买彩票的，等班车出远门的都汇聚在这里，办完了作鸟兽散，顾目忙各自的去了。墟上做早餐的就二家人，都以名字命名，一个叫桂花店，一个叫菊花店，两个店并排着，做的早餐大同小异，无非是炒粉、炒面、粉汤、面汤几样，但大家

爱往桂花店去，因为挂花长得好，东西吃起来觉得香。食客基本上相互都认识，都是毛岸镇和农场的人，到桂花店吃早餐，不光是吃，更主要的是谈，天南海北地侃，信息在侃中大量传递，好些事在侃谈中，只一顿早餐的功夫，心中就有了数，就统统搞定了。贵祥家在山上有二亩鱼塘，养了福寿鱼，山的水冷，鱼一年出一塘，因是山水，干净，甘甜，煮出来的鱼特别鲜嫩，鱼还没出塘，买家早就和他谈妥了。就是吃早餐的时候谈妥的。当然，买家看上的不仅是贵祥家的鱼，更看中的的是他的人品，敦厚憨实，为人善良，勤劳恭俭让，办事牢靠，所以贵祥的鱼自然就卖的好。

毛岸墟以墟为界，南边是陡水河村，居住的是苗家同胞；北边是毛岸镇，居住的是黎家同胞。农场各个连队和毛岸镇混居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相处如同一家人，彼此来往往住。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往墟上扎，吃早餐，喝茶，说事，买东西。毛岸墟不大，功能却不小。平时的生活用品在墟上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墟上清一色的小商铺。每个商铺卖的东西还都不一样，各卖各的货，几乎没有重复的。墟上南北还各有几家饭馆，南来北往的人，在这歇歇脚或是办个事，农场有个红白喜事的人家，也会把酒席设在



初绿

(中国画)

王良作

[海天片羽]

金牛岭的树

■ 陈正优

我生长在一个被树木环抱的村庄，少年时代曾和同伴们一起在灌木丛中捉迷藏、摘野果，爬树掏鸟蛋，树在我的印象中太深刻了。成年以后，我曾到过尖峰岭、霸王岭、黎母山等林区领略大森林的风采，倾听林海的涛声，对大自然的美感难以言表。近日到金牛岭公园走了走，那伟岸的椰树，挺拔的青松，端庄的棕榈，铺天盖地的叶榕，同样让我得到身心的满足。

金牛岭公园座落于海口市金垦路旁，占地面积 105 公顷，内有热带亚热带园、竹园、杨柳园、花卉园、动物园，金牛湖等景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区。地面绿化面积率达 96%。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有一个宁静的去处，是海口人民的福份。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入园的右侧，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冬春之交，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放在枝干上，万紫千红，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可谓前赴后继。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唐代诗人庾传素作了美妙的描述：“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凰钗上戴。是何芍药争风采，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

得深浅不一，弯弯曲曲的。晌午歇息时，二叔弄吃的去了。我和一个伙伴牵来水牯牛，套上绳子犁地，由于两人猛按犁铧，地犁深了，牛停了下来，我一鞭子打在牛屁股上，牯牛一惊出力，结果把犁给弄断了。二叔看到了，嘴里说没关系，慢慢就学会的，但表情很痛惜的样子。

二叔的坡园地有四个坟墓，那是他家的祖坟。二叔特别爱惜土地。他在坟的边角处种了一棵树乘凉，总是把几个坟的草整得干干净净，并且在离坟四五米处种上南瓜、葫芦瓜和香瓜。当瓜苗爬上坟头时，就开花结果，好象算计好似的。二叔说，寸土寸金，咱祖上留下的习惯，不让她闲着。摘瓜时，二叔一本正经地说，这些瓜是祖宗给我们的恩赐。田间歇息，二叔总爱把牛拴在树下，添上几把草给牛吃。他则在阴凉处打盹儿，有时断断续续的呼噜声总吓得身旁的牛发愣。

每劳农忙或放暑假，我都来二叔处玩几天。他当然不懂得我喜欢稻浪，不了解一个少年站在田野中被风吹荡的感觉。

二叔看到我出神发呆的样子，偷窥似的，总爱在吃饭时唠叨，说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也是今后二叔这个家族永远的繁衍栖息地了。祖先把时光和血汗都洒埋在这块土地，就是让我们血脉在这片泥土相拥相溶不能分离。村庄里的人活着的时候，总是依托这片土地披着阳光播种生活；离

饭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做生意本不是毛岸人或农场人的强项。毛岸人以种稻和槟榔等经济作物为主。农场人则以种茶为生，现在不同了，农场人也种菜种槟榔了。市场经济像一股浪潮，推动着农场人和黎苗族同胞走向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如鱼跃龙门，自由自在，如海花翻滚，色彩斑斓。都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万条根，农场人和黎苗族同胞同饮着陡水河的水，生生不息。

毛岸墟靠东边的位置原来曾经是一个广场。那时候，广场四周零零散散地建有一些建筑，如理发室、电影队室、照相馆、保卫室等，最显眼的是巍然耸立在广场北面的礼堂。礼堂建的很高，使用面积约五十平方米，地板离地面一人多高。农场开大会时用它来做主席台，坐在上面的人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坐在广场下的人仰着脖子往台上看，顿时肃然起敬。广场上放电影时，是在银幕的四个角钻上孔，把焊好的铁圈镶嵌入墙壁固定好，拴上绳子，在礼堂的四面墙上绑牢就可以了。而不像在连队放电影那样麻烦，还要竖起两根粗粗的竹杆，把银幕撑起来。广场四周种着树，油棕、苦楝树、白玉兰树等，年轻人最喜欢爬上白玉兰树上，坐在树叉上看电影，前面毫无遮挡，看得清清楚楚。玉兰树开花的时候，香

[诗页]

冲浪歌

■ 韦章运

不要说你是哪种人，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不要说你来自哪个洲，
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朋友。
冲浪运动古老时尚，
冲浪文化人类文明。

诗三首

■ 曾亚运

哨所春早

雾谷雨丝敲叶斜，
村烟起舞燕飞柳。
绿红河岸风和暖，
战士身边百鸟鸣。

熄灯号

号吹营地静悄悄，
月伴花香沐战壕。
四面群山新如海，
鸟吟滴下母亲泪。

哨所木棉

哨所木棉齐比高，
悄然窗口梦中烧。
士兵心里花红遍，
祖国春歌万里潮。

树，深红色的花瓣边缘有一圈黄色的花紋，红艳无比，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又似一片天边眩目的霞霞。园的东边有一颗棕榈树被风刮倒，匍匐在地，经曲折盘旋后却又绝处逢生，向苍穹昂首，更加焕发荣生。园的南面有几棵倒吊笔树，秋实无间，显出无比的甜蜜，引得许多情侣成双成对在此留下倩影。园中还有红千层、细仔龙、牛油柿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它们挺拔刚阳，生机勃勃，枝繁叶茂或独木成林，让你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金牛岭，不仅是一处人们休闲的场所，又是一个美丽而丰茂的植物园。园里培育的一棵棵绿色生命，就象是个个美少女，俊俏在绿色的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丰采，它们将给你奉献出自然的美，朴实的美，舒畅的美，给你以清醒、振奋和希望。

坚韧的守望

■ 黄安雄

开，还是变成坟墓对土地永恒的守望。

二叔像爱命般溺爱他四五亩田和十几亩坡地。农忙时，他就一头扎在地里忙碌；农闲时，别人打牌，进城逛街，他还是天天游走在田垄间，拔野草捉虫子，还敲盆子吓走兽禽。记得一次大片的玉米刚结穗时，他叫我回家收集带子虫的螺壳。他拿来悬挂在四周，起风时，壳箐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惊吓得动物飞禽潜归庄稼。

二叔有个习惯，不爱睡在整洁宽敞的瓦房，而是喜欢在土寮亭睡觉。他把八棵桉树种成一个“口”字，就在上面四、五米处搭寮。说是这样睡凉爽，起床时看到满坡园的庄稼作物，心里踏实甜滋滋的。我说秋霖雨水重，那些庄稼不值得多少钱。二叔拒绝了：“叔这辈子习惯野外跟庄稼睡在一起了，在家里反而睡不着。”

但时势的发展，二叔和村里人谁也不会想到，村里这两条河流交集的干把亩三角形地，祖辈们种了一百多年，早被我们的一代一代辈辈人用体温和血水焐热的土地，竟在二叔这辈人手里被惊走了。

某一天下午，二叔到县城来找我，面目苍老白发满头的他沉闷了良久才告诉我，他是来县城上访的。说是大公司征用这块地建工业园区。县里、镇里、村委会干部都来做思想工作。二叔等一帮人不同意，于是跑来县城上访但丝毫没有结果。二叔的腰更驼了，

整天恍恍惚惚丢了魂似的。真像一条被旱魔烤焉的老瓜藤。

二叔把他侍弄田野的农具从棚舍搬回村里的居室，用砂粒打磨抹得锃亮，然后涂上一层猪油渣，用香蕉叶捆包好，放在居室的阁楼上。有时，不由自主取下来，摆弄半天，又悄无声息地放回原处。

二叔把祖宗的四个坟墓迁移至坡园的高处，把坟挖得很深，却不留坟堆。他悲怆地说：“咱对不起祖宗，就让祖先们守着这片地吧。”腔调里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苍凉。

二叔进城找女儿去了。听说我要买房子，他拿出征地赔偿的十万元说是借给我。我好感动。我真不敢伸手接他的钱。

可不到二个月，二叔又返家园了。说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二叔常常在黄昏时分，爬上屋顶，一坐就是个把小时，他怔怔地看着被红砖隔开的土地，偶尔挥起苍老的手擦擦浑浊无力的老眼。清晨外出的倦鸟飞回来了，掠过二叔的额头飞回大树的巢窝里，外出觅食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咯咯回窝了，河里畅游一天的螃蟹踏着八字回来了，嘎嘎叫着各自回到主人的庭院里，藏了一整个白天的星星又露面了，低矮的村庄渐亮起来。二叔还坐着，在晚风中一动不动。每每喝醉酒，总是老泪纵横，自言自语：“我的命根，我的地啊！”

月光每照过一次，村庄好像苍老了一个月轮。

[序与跋]

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陈锐著《碑魂》序

■ 丁 芒

从建国以后迄今这五十多年活过来的人，包括虽未全部经历却也从“文革”中穿越过来的人以及听到过他的撕肝裂肺似的忆述和刻骨铭心的箴言的儿辈、孙辈，大概都不会忘记——

十多年前，我们祖国所经历的山崩地裂般的震荡，我们的人们所承受的巨大灾难，都会为那之后翻越了灾难的险峰，重新获得做人的正当权利，获得了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生活幸福的生存乐趣而欢呼，而感慨万千，而痛定思痛，而祝福未来并告诫后辈：“千万不要忘记过去那三十年，千万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二十多年，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由陈锐同志创作、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碑魂》，正是应时代所需而推出的。这是一部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他写关涛——这一代历史时期的经历；时间跨度虽延伸六十年，但主体写的是建国以后三十年来这个家庭的苦难历程；虽然写的是海南省一个山区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是整个民族灾难中的一个“个例”，即包括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被扣上地主罪“冠”的劳动家庭，是一个因善良的人性和知识的占有而分外遭受践踏、鞭笞，而其实颇有人缘与名望的落后农村中的先进家庭。这种反差，强化了这一个“个例”的代表性、典型性。读去，不由使人立即联想到全国各地无如此，想到那些更为残酷，令人咋舌的故事，想到那些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还远未能概括进来。不过，这也就够了，我们能写出、能出版、能谈到这样的作品，并非是为了欣赏灾难，而是为了揭示了灾难的来由，以认识真理、推行真理于人心，以巩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信心。

《碑魂》是按照真实事件的发展去写人物的。它虽然没有按照文学作品所惯用的塑造典型性格的方法加以集中、概括和细致刻画，但由于真实得彻底，反而使人感到其声色面目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因为作者对这些人物太熟悉了，随口道来，就已那么逼真，于此也可知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人物的塑造、细节的构思，无生活的实在体验作为“胎本”，光靠“贴金描红”，是贴不出描不出个“逼真”来的。

谈到细节的构思与描写，使人感到“逼真”的动人，这种动人的“逼真”，赋予了人性所有的诚实，由于是来源于真实生活，使人因其朴素的逼真而倍感不能忘却那段历史凄楚悲凉、悲壮的动人情感。只举一例：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滨湖村选出了新的党支部，乡亲们欢聚家畅谈和平新形势的时候，主人公关涛的妻子，一个不识字的农妇，从箱底拿出了三条粗细不同的打满结的麻绳。她说明：粗麻绳打了 81 个结，是关涛在文革中被批被打的次数；较细的麻绳打了 29 个结，是其兄关风被批被打的次数；最细麻绳打了 16 个结，是小弟关声被斗的次数。一个质朴贤慧的女人，在解放后的六十、七十年代，竟然采用了最原始的方法，用结绳记事来计数“中华民族特殊时代的演变过程”，“记录一个活生生的人文阅历的写照”（陈锐语）。这个细节，岂不真实得可怕、可感、可歌、可泣，使人百感生、万分感动，似乎是一道闪电，横穿那三千年历史，令人感到了一目了然、触惊心、一针见血、一槌定音！这种细节，岂是写小说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谈到《碑魂》创作中另一种语言的运用，大都是信手拈来，运用得体，这种朴实的语言，读来倍感亲切。无论是土歌或是民谣或是人物对话，都是作者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所酿造出来的原汁原味的品牌，完全是人民群众衷心真诚表述，朴实中带着乡土气息的灵动和流畅。

《碑魂》是一部植根于海南的长篇作品，其作者陈锐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热土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亲历社会风雨，感悟历史变迁，在家乡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下成长。因此在他的笔下，总荡漾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充满海南特色，表露了一种海岛之子对家乡土的无比热爱和深深眷恋。

只有注入亲情的文学，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碑魂》这部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并且脱化以往文学创作的手法，产生了绵绵不绝的艺术生命。

两年后，事情有了转机。村里人说，被圈的地面上盖起的房子已搬走，门窗都给撬走。后来又听县里人说，开发商撤资走人了。

当一只只燕子衔泥忙碌做窝时，二叔和乡亲们好像受到启发，他们翻墙进入耕垦属于他们的田地。二叔更绝，几次翻墙后，觉得不解恨，于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将砖墙推倒，容下一架牛车进入。二叔索性用征地的钱买来一部小手扶，既可耕地又可以拉耙。

二叔又可以眉开眼笑在他的土地上播种希望和寄托了。泥浪在它的手扶车下翻卷着。一群群麻雀鸟儿直扑地面，疯狂地吃着草籽和虫，悠悠歌调从二叔嘴里蹦出，收音机又响起来了，寮亭又搭起来了……

我知道我不知道，二叔能摆弄这块被红砖围起来的土地有多久；我知道我不知道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何时回村；但我不知道我知道重新升起的炊烟是一个温暖的归程路标！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魂。而今漂泊的魂又回来了，但什么时候又要丢失，我的心就象一个断线的风筝。

年轻的时候，我恨不得离开这片故土，把它遗忘；

现在，我却莫名地对故土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往往被先记忆的是故土。我有时回老家，就去看叔的那片土地，盘算着多少年它能种出多少庄稼养活多少人。我悟到了，从这片土地上跋涉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漂泊的泥土。总有一天，飘忽的他们都将还原成一粒泥土，回到故乡的泥土里。

我的二叔，黄昏时还坐在这块田野，弄弄着他的庄稼，他就是分泥土、坚韧地守望者，揪心眷恋守望者。但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业云集的世界，二叔还能守望多久。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